

陳衆仲文集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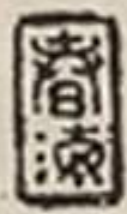


元刊陳衆仲文集





道光庚寅三月古韵程自序  
借观此无人集之罕见者  
芳白先生陈葆





安雅堂集卷第六

菊逸齋序

錢唐陸孔昭以菊逸名其齋居余嘗為之賦詩孔昭謂未足以發其意又屬余序之昔周子謂晉陶淵明獨愛菊又曰菊花之隱逸者也淵明為晉處士若是花之不與羣豔競吐而退然獨秀於風霜搖落之時則淵明可謂菊逸者矣孔昭名宗亮蓋慕淵明之為人乎然吾聞淵明中歲更字元亮者慕諸葛孔明也孔明與淵明出處不同吾不知淵明所以慕孔明者何故淵明與孔昭又不同吾不知孔昭所以慕淵明者何事吾以人求人猶不得其所同又焉知夫菊之有同於孔昭者乎蓋嘗思之士有曠百吾而相感者不于其迹而于其心物非人而能與人同者不同于人而同乎天惟其心之可以相感則淵明何必不為孔明惟其天者之可同則菊又何必不為孔昭然則孔昭雖自命為菊逸亦何不可之有哉雖然是亦強言之也真得菊逸之趣者又在於忘言乎孔昭恬靜而嗜學為詩多秀句嘗從劉師魯先生游師魯隱君子也孔昭又得其隱操云



王文忠公文集序

王文忠公既薨三年禮部侍郎蘇公伯脩粹其遺文而使旅序之旅三復而言曰道無往而不著也達則著之於事業之大窮則著之於其身之所及以文辭而著其道則又未嘗有窮達之分也夫德茂者業信理充者言從故古之君子非有意於立功而功常被於世非有意於立言而人讀其言以為法後世以文辭名者或不察乎義以政事顯者或不明於學術以窮經學古為務而文辭政事之無足觀者亦有之矣凡若是者皆不足以語夫道也何也道則無往而不著也烏虜公其幾於古之君子者乎公天資高朗又質直溫厚弱冠上書廟堂論列時政皆經國之要言也及事

仁宗皇帝入則盡論思獻納之誠出則效承流宣化之職跋歷累朝再陟近輔皆以直道膺大化雖若未究所志而天下之受其惠者亦侈矣此其道之著於事業者也文辭典實豐饒與致本乎風雅言論迫乎德義和平之音正大之氣藹然見於編帙之間讀之可以使人息浮靡澆涼之風然此其道之著於文辭者也夫道之在人也為事業則著於事業為文辭則



著於文辭道豈有二哉後之知言君子觀公之文可  
以知其施於當時者矣公自早歲即刻志為學從董  
太史朴講求理性之蘊自是日取羣籍而悉討之又  
求海內之碩儒而質正之蓋欲會衆理而融諸心而  
履諸其躬宜其道之無往而不著也昔我

世祖皇帝知文事以可善世也敦尚儒雅以恢張皇  
猷故至元之治度越前古迨乎皇慶延祐之世文治  
蓋弥盛矣公於此時賓賓然與諸賢行其所學寔我  
世皇作興培養之効矣數十年來昔之儒臣凋落殆  
盡斯文之未泯者猶有望於延祐之遺老而公遽即  
世矣可勝歎哉可勝歎哉旅辱公雅知又重以伯脩  
之言故為序不辭因并識吾鄙之所感者於其終也  
公諱結字儀伯中山人其家世官簿行事詳具伯脩  
所述行狀云

送張學士之江淮詩序

集賢直學士張公良鄉純孝君子也嘗拜兩御史聲  
光著于當時而未嘗有榮進之意既以老謝事而凡  
施於其親者則未嘗不力為之不自知其身之已老  
也昔學士之父左丞武定公以水軍鎮淮東之通州  
軍肅而民安之大德中



朝廷用兵西南徼外武定公歿于戎行學士號泣走  
戰所以搢歸通人迎哭野祭乃相與建祠以奉其遺  
像學士治窀穸燕山五載始釋喪服除命至五六皆  
不拜唯乞推

恩祖父 制贈其三世皆崇爵令謚又皆得鉅人之  
能文章者篆其碑石通州之祠或變置之則愬於官  
得復故址為新祠武定之父忠烈公之戍江陰也遺  
愛在民民到于今不忘亦請建祠如通州於是學士  
告其子孫親戚與平日所嘗往來者曰吾祖父勤事  
之忠 國家卹典之厚皆不可不表標於世通祠新

成吾當釁祭江陰祠方建吾當與其民同執香鍾二  
祠皆成則吾當燎黃祠以告

天子之有嘉貺也吾又將以家乘與士林所為哥詩  
刻之梓以行遠永凡吾所為皆欲天下後世知為人  
臣能盡其忠勤則上報之其民祠而享之士大夫又  
為文辭以哀褒之所以勸忠也吾其行哉學士之子  
孫皆曰大人春秋高頽不能代吾親行乎公曰吾亦  
為於吾親者不可代也搢紳先生聞之皆歎曰公真  
純孝君子也乃皆賦詩以將其行余聞孟子有言事  
親善曾子者可也蓋謂人子事親無非所當為者則



未嘗有可止之時也公既縣車子孫足以代行乃不能自已於風霜高寒之日而涉淮江數千里之遠豈非以施於親者未嘗有可止之時也歟然則是行也不惟有勸忠之舉而錫類之孝又有以勸於人矣

靜方詩集序

余在閩中時聞浦城鄭取之母李氏聰惠而靜妹能孝於親義於夫又曉藝術以儒學為女師蓋許明雌宋文宣之流亞也取至京師以其母靜方集來余再閱之何其言之菁秀而溫妥也夫言者德之文而詩又言之文者也婦德婦言觀於其詩而知之矣閩中

山水清美鐘於婦人女子者已著此况道德文學之士蔚然為海內之所慕尚者乎取之言曰吾母得以孝節旌其門矣吾獨慮其詩之不聞於世也幸先生序之余謂昔歐陽文忠公嘗序閩女謝希孟之詩謂其隱約深厚守禮而不放希孟自此有聞於人子往求世之如文忠公者序而毋詩則而毋聞矣余言不足信於世也取請不置於是始為述其可信者於編端李氏名智貞詩曰靜方蓋取坤之文言傳云

程氏具慶詩序

三衢程伯東甫與其夫人生同年又皆眉壽其子瑤



與余言曰吾兄弟三人力貧不足以為養琚自領鄉薦以來雖時得薄祿然趨走仕涂曾不得泛容娛侍邾下屬閭閻辟為掾去家又稍遠矣今歲吾父母年皆七十琚得以計薄詣行中書省歲莫南還得乘傳過家奉卮酒為壽預求能言者為哥詩將使子弟歌之以樂吾親也余觀天下之可以智力致者人猶有不得焉今程氏於智力所不可致者不惟得之又何其得之厚也夫同年而生者有之矣同年而伉儷則鮮矣同年伉儷者有之矣伉儷而皆眉壽則鮮也伉儷皆眉壽者有之矣眉壽而有子孫則鮮也眉壽而有子孫者有之矣三子皆才又能得祿以致養則鮮也凡是數者人有一焉已云幸矣今諸福之物具集程氏之門天奚顯厚於若人哉意其所以得此於天者必有非智力之所為者矣琚兄弟益善謀諸天兩親壽未艾仕日顯

朝廷推恩有好爵耒矣視今茲所得之厚不弥厚乎余於此時當更為文辭以倡士林之哥詩焉

歷代紀終序

故始知台州祕監陳公子微之仕於朝也雅操足以厲俗讜論足以匡政而卒扼於枋臣不得大用宋亡



隱居句章山中不與世接歎曰吾無復有可為者矣  
教子猶吾職也乃日取載籍所存與伊洛儒先緒言  
為諸子道之既又以為韓退之善教子謂人之所以  
異於牛馬者以其通古今也乃又取歷代史自三皇  
訖于祥興撰為四言叶以聲韻若胡氏敘古為千文  
蒙求之類辭約而事備筆直而義婉一日成誦則數  
千百年之事粲然在目中矣然名其書曰歷代紀統  
者則以為帝王之統出於天雖偏弱如蜀漢東晉皆  
天統所在當時敵國雖強大據有中土要不得紊失  
統也是統一正則人心之天理可得而言矣此朱子

所以為綱目之書而公之所以教其子也嗚呼公之  
意微矣公弟子必蚤受其書而讀之今老矣嘗尊紀  
統為經而自為之傳其傳則又綱挈而目張之至於  
有闕世教之大者則必具論其非是以貽鑒於來世  
大抵皆所以明其父之意若史遷述太史公之言以  
為書而自謂成一家言者乎昔我先人之教族兄弟  
也亦常為書述伏犧至趙宋之事名曰犧宋其法大  
較與紀統相類而旅奔走四方袖蒿無復存者見是  
書不能不刺然於心也嗚呼秘其述為陳氏之賢子  
哉公諱著子微字也文丞相同年進士學人號之為



本堂先生秘字汝泉觀於是書可以知其學矣汝泉  
於禮樂盟之好故屬旒序之

樂清縣尹衛侯之官詩序

樂之用大矣聖人以是籥勺天下八風從律冷氣不  
作神行姦伏物化刑措所謂體信以達順天地將為  
昭焉者也昔舜命夔典樂教胄子而先王之學曰瞽  
宗曰成均官曰樂正曰太師曰籥師曰司成曰司業  
皆以樂言者謂樂以中和為德而胄子與兩共學者  
皆將有長人之責具是德則可以長人矣蒯丘衛侯  
好義成均之胄子也學成入官所至聲實著聞余見  
其頽莅以舒其言暢以節其蒞事靜易而辨理其與  
人交慤愿而驩和蓋庶幾樂德之具焉至元二年秋  
將如東甌為樂清令所嘗往來者皆送之以詩而使  
余序焉虜樂清非軒轅氏奏樂之地乎山海之間流  
響銷落而靡靡之音誰昔倡之當時識者已知宋氏  
之不國矣我

朝造都于燕寔軒轅氏之墟也治功既成作樂崇德  
簡大雅壯充宣威卷江南被聲教六十年矣樂清之  
風聲氣習固何如也孔子聞弦歌于武城喜子游能  
以道教其民顏子問為邦則告之曰放鄭聲甚矣聲



晉之有闕於政治也好義以成均舊學而施于樂清  
君子寧不於是乎觀焉飲餞之日凡得詩若干首余  
與客歌之有審音者過而聞之曰美哉颯颯乎衛侯  
將大治其邑

韓明善禱雨詩序

會稽韓明善先生以學行著于東南部使者數尉薦  
益雅約不事榮進且老矣蓋古所謂修其天爵者至  
元後丙子歲夏五月至于秋七月不雨原隰盡黽陂  
渠膠舟民瘵滋甚先生齊潔潛禱于天地山川之神  
乃大澍三日蕙蘇滯行物意條鬯邦人審雨故則相

與告語曰先生未嘗有民社之責能澤加於民若此  
使有位於時所施宜何如也蓋賦詩美之以無忘先  
生之惠來請序余聞有天爵者有天職焉何謂天爵  
我所固有者也何謂天職我所當為者也天地萬物  
不外乎吾身則位天地育萬物皆吾職之所當為者  
矣庚癸楚居畏壘之山而畏壘太穰庚癸楚豈必有  
民社之責哉夫以所當為者怪而不為則其平日之  
所以用其心力者皆非其職可知矣先生之閔閔乎  
顧兩也亦唯懼夫職之不修初非有干譽於人之心  
而德其施者固不可以弗報也晉東廣微為民禱雨



而應入歌之曰東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又  
曰何以躋之報東長生越人之歌韓先生將亦若晉  
人之報東長生乎

送韓伯清并上詩序



至元後丙子歲溯河西東望不雨自錢唐至京口水  
不足以負舟吳江之溯可厲而涉也秋八月始大雨  
連日晚穀之康于隱者得以滋茂吳駟越柁交午城  
下蓋於是人心鱗悒久矣會稽韓伯清氏以仕宦家  
錢唐而浮湛乎里閭之間一日送客飲河上覽涼野  
之空迥佇晴雲之高馳心神欣舒繼以忼懼乃悠然

嘆曰吾不至京師有年矣誰能鞞縮若樊中雉耶客  
且毋行吾亦欲從子游其所親者皆留之曰子之行  
未嘗豫決而宿計也胡為而遽動夫動不可以弗審  
也伯清曰往者吾不自知胡為而仕也既又不自知  
胡為而止也今又不自知胡為而有是行也不自知  
其然則吾之或動或靜必有司其機者矣吾且不自  
知子又安能策吾之去留哉客曰是庶幾莊生所謂  
天遊者乎乃相與為詩餞之而陳旌為之序

王平章文集序

昔者許文正公以堯舜孔子之道佐



世祖皇帝基大化于天下 上慮其道之載於其躬  
而止也俾國人子弟之貴近者學焉而嗣用之又慮  
人才之不盡出於貴近也俾士之畷茂者得共學而  
並用之至元大德閒庀臣碩彥之能以其德業著見  
於世者徃徃許氏之門人也故光祿大夫中書平章  
政事王清憲公蓋當時之所謂畷茂者其學以明經  
飭行為先務以匡時澤物為已責居家以孝弟稱於  
鄉立朝以忠懇廉潔聞於

上 郎廟暢其讜議方州霈乎惠政他極人臣而不有  
其貴年至大耋而做揚弗怠是豈專事乎文章者哉

文華卷之六

一

序

益其蘊於心履於事而吐於言者莫非其學之所存  
也傳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技  
葉夫行本也辭泛而生者也徒有其辭又募術而披  
張之其去本也益遠矣學士大夫幸而虜乎有道之  
世曾不愧其辭之有枝葉乎公之文根於義理之正  
不慕組以滅其質詩原於情性之微不刻斲以戕其  
真淳直簡易之風足以矯僂浮巧靡之習亦可謂之  
行有枝葉者矣孔子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有意於  
世教者能不有取於公之所為者哉公四子皆以才  
良入官仲子宗敏任江浙行省理問謀以公詩文錄



諸梓而使旅序之旅曰推公言之所以為學者庶覽者有所興起而知治其本焉尔公諱泰亨字子通晉寧人晚歲自號康莊老人其官簿行事具翰林侍講學士李木魯公所撰神道碑云

烏程縣譙門詩序

郡邑有譙門尚矣譙門者謂其高樓於門上也蓋樓一名譙譙又呼為巢故車之有樓者亦曰巢車云元統三年冬鎮陽宋侯丞烏程見縣之譙門陋且敝願謂其人曰樓之美者曰麗譙非惟以望遠也以政令之所繇出而容觀不可以弗莊也柰何陋且敝若是

烏程縣志卷之六

二

序

乃輟奉入規力以善治之易圯腐為崇固化殘落為輝華民不知役而功成於是相與求詩於士大夫以譽美之邑文學許季蕃求余叙余謂昔周公之為門也詩人歌之曰臯門有伉又曰應門將將喜其門之能高而嚴正也今郡邑視古諸侯之國而烏程為東南壯縣天下有道君子得盈禮焉然則門之成也亦可以作詩而歌之矣季蕃言宋侯又能興造邑校以崇教為急務余蓋嘉侯之能作新斯人不獨在是門也故樂道之

省部政典舉要序



省部揔天下之務庶政之所繇出也士以明體適用  
為學於是而有不知其將何以致夫用哉孔子祖述  
堯舜憲章文武蓋欲大有為於世也然微而在下王  
朝之儀章器數有不可得而悉者故見老子則問禮  
見郊子則問官名聖人猶然況衆人之為士者乎上  
艾呂公仲實蚤入國學受薦紳先生習聞朝著之事  
遂以明體適用之學登進士乙科為脩令設施若素  
官然及為國子監丞則以省部政典之要彙而成書  
不惟有以見其志之所存亦將使夫士之微而在下  
者得有所考以致用於它日焉尔書成仲實以國子  
司業拜監察御史首劾大臣之紊政典者物論駭之  
既而僉浙右憲事乃出是書使旅繹一言於其端旅  
觀所著官制之類蓋若周官之為書繁乎網挈而目  
張也有志於天下之務者其豫考於斯乎雖然周官  
法度必行之以關睢麟趾之意子程子云

送楊志仁之浙東序

宣城楊志仁典文牘于浙右憲幕法當遷它部於是  
有東浙之行將行請於余曰先生能無一言以贈我  
乎余謂向嘗以子所宜知者著字說矣又奚言哉志  
仁請不已乃以所嘗告者繹而言之孔子曰唯仁者



能愛人能惡人蓋謂好惡者人情之所同能得好惡之正者仁人之所獨也然而為仁人者或位俾勢誦力不足以施其情之所及則仁之用有弗行矣是則仁人之所不能者也今夫臨乎民上者皆得以施其好惡之情矣而或衆論之不齊識鑒之質瞽私意之撓於中而牽制搖輒於上下心則其情之所施又安得近於仁哉是故國家符設憲司於群有司之上以繩其所施之不當律令者別憲司為能顯好惡之權得以行乎仁者之事矣雖然憲司之繩夫群有司也必幕僚署文書而後行之則幕僚者又得以律令而權其重輕之宜焉烏寧好惡至此亦庶幾孔子之所謂能者矣志仁淺事於憲幕者也為仁之學願不在於茲乎金華乃東萊先生講道之邦也耆生宿彥猶有能誦其緒言者志仁試以余言質之

婺源州學正余志賢之官序

郡邑皆建學立師以教其人而守令寔身莅之所以崇治本也杭之仁和縣學舊與縣治比為縣者得視其教事大德中縣治徙麗郡治之左則去學遠矣令若佐趨走衆大府簿書期會徵調共億飢不遑食過學門曾不一下馬月朝十五日部使者入郡學謁先



聖先師郡守以下無敢不至。縣學恒空焉。風簷兩壁，  
缺不墜，漏壞榻生，箭蟲鳥集。宇下校官率備民舍，以  
居收其三歲學田之入，以去。泮宮進退於無責之地，  
故少以興學為意者。廣信余志，賢之典教于茲也。  
顧其弊且甚，慨然謂其人曰：胡為而然哉？吾職所在，  
而以人責所不及，而曠然可乎？人縱不吾責，吾能遁  
吾愧於心乎？於是亟白令，議警葺事，而吏胥欲因是  
為姦利，則又亟白令，罷吏胥，使勿未領與士自任役，  
乃合錢并力，治殿堂門廡之甚弊者，既完舍諸生廡，  
下志賢日坐堂上，教飭之，既而又以私錢作居室于  
學北之隙地，使後之為校官者得以處守而勿廢也。  
烏軍志賢亦庶幾乎為已之學矣。詩曰：相在爾室，尚  
不愧于屋漏。君子於人所不見之地，常若十手十目  
之所指視也。彼迫於責而後為樂於無責而弛其所  
當為者，曾奚足與語君子之學哉？志賢代去為婺源  
州學正，婺源朱子之鄉邦也。朱子之所以為教者，亦  
不過欲人審義利之幾而進於為已之學耳。今其緒  
言具載簡冊，天下學者莫不誦而習之。況生於其鄉，  
學於其鄉，而又有志賢以為之師乎？

送孔彥明教授建昌序



孔氏世世得為衍聖公古之有國家以傳其子孫者  
未有盛於此矣然自宋建炎中四十八代曰端友者  
以罷封從高宗度江因家于衢至五十三代曰洙者  
始內附我

朝會曲阜有爭立之訟 廷論謂洙寔宗緒之正宜  
紹爵如故而洙乃力辭南歸爵遂弗及其後君子蓋  
深惜之王十五代曰公俊曰公溥者洙之孫也公溥  
字彥明醇厚莊謹將為建昌儒學教授求言於余余  
告之曰彥明子兄弟必罷封而後為能世其家乎蓋  
能傳夫子之道以教人者誠世職也昔舜命契為司

徒以敷五教是孔氏之祖以教為職矣成湯著降衷  
綏猷之訓箕子陳洪範為武王之師至夫子遂以大  
成之聖垂憲萬世子思又能推明其道授其徒傳至  
于今日是天專以教事錫孔氏則彥明之為教授也  
得其世職矣又何必罷封之為能世其家哉雖然教  
授之責甚重也人曰孔子垂憲以教人今教我者孔  
子之孫也其所為必異於眾人矣以孔子之孫與孔  
子之教而無異於眾人則人將又曰如是而謂之孔  
子之孫乎烏虜教授之責在眾人已甚重以孔子之  
孫虜之又益甚重矣



洪氏一家言序

古有天下之言無一家之言先生一道德同風俗出其言以為天下法人無敢為私言以亂政者王政既衰諸侯始各肆其言以為國好異之士亦徃徃用所見立言以惑世孔子孟子皆盡然傷之乃取古人方冊之所存與凡所以迪天衷扶人紀者日與其徒講之使相告語以祛異言之惑而立言之家又何其囂然而未止也生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不有知言之學後世之禍其有瘳乎太史公因羅古今貫穿經傳作史記之書自黃帝至于麟止其心

卷之六

十七

蓋欲上擬孔子而自謂成一家言又述其父之說以陰陽儒墨名法道為六家是固以儒為一家言矣於乎儒豈可與彼五者列為家哉孔孟窮而在下其言與衆人並出故在當時不免為一家言在先王之世寔天下之言也唯其為天下之言所以行之萬世而無弊世之立言君子能不倍於孔孟則雖自謂一家又安知其不可施諸天下哉嚴陵洪贖以先世所著詩文輯而成編它人之為洪氏作者亦附焉名其編曰洪氏一家言屬余序之余攷其制作非一而皆典禮之為範英華紛粵而皆德義之為本雖曰洪氏一



家亦豈出於孔孟戶庭之外者乎譬之良工之為器也必名其家世之人聞其名而爭用之苟器不適用而徒欲自異以為一家則亦一家而已矣然則是編當行於世賸之名亦自此有聞於人

馬中丞文集序

文章何與乎天地之運哉元化之斡流神氣之推盪凡以之而生者則亦以之而盛衰焉吾嘗觀禮典樂矣升降揖讓周旋裼褻之容屈伸俯仰綴屯繇瘖廉凶之節文之著也而樂由天作禮以地制禮樂不曰天地之父乎昔者聖人之以禮樂為天下也治與運會文迭而生焉世之為文章者蓋亦有出於此而已矣漢唐之治不及三代遠甚而其人之述作乃或有治古之風者亦幸而際夫天地之運之盛也趙宋鉅儒載道之書與歐曾王蘇數子之文君子於是有所徵矣而其運往治弛則凡以文鳴者皆靡然若緒風之泛弱卉也我

國家龍起朔漠運符羲軒淳厖雅大之風於變四海士大夫爭自奮厲洗濯舊習至

仁宗時遂以科目取天下之士而用之浚儀馬公伯庸裒然以古文擢上第聲光煜如清河元文敏公謂



其所作可以被冕絃薦郊廟天馬寶鼎諸作殆未之能優也公蚤歲吐辭即不類近世人語言古詩以漢魏律句八盛唐散言得西漢之體嘗謂人學詩文固貴有師授至於高古竒妙要必有得於天吾未嘗有所授而為之計所嘗師者往往為近世人語言吾固自知吾之所以為者非繇有所授而然也蓋公以英特之資而涵毓於熙洽之世自決科以未踐敷清華至為御史中丞其所際者盛矣則其文章又豈繇有所授而然哉

國家且益崇禮樂以對天地之景運能言之士幸而際乎斯時則其所著當益有可觀者而美盛德之形容以昭天地之至文則亦有賴於若人之為者而公不可作矣淮東憲使趙郡縣天爵伯脩彙公文藁若干卷將鋟梓以行於世適旅至廣陵乃使綴一言於編端伯脩在成均時公以監察御史試國子生得其所試碣石賦嗟賞不置伯脩以學行政事致位通顯非徒以文知名獨不能忘昔之嘗知己者風誼之薦可以愧澆俗矣旅光州人而生于甌粵延祐中公以縑事入闕歸而告諸朝之公卿大夫士曰閩中有陳旅者可以言父事也則公亦旅之知己者矣追念曩



日與公晤言至夜分不休約它日還浮光為我結屋  
並石田山房暮年數往來相歡今則不然乃執筆序  
公遺文於空江落木之間俯仰人世不知涕泗之橫  
流也

汪氏介壽詩序

三衢山去常山縣治十餘里山之下有隱君子曰汪  
君則明善教子子曰文璟辰良登泰定元年進士第  
則明遂聞樞紳間衣良由州縣入官奉常既代言於  
學士大夫曰家君以九月九日生于時鞠有黃花故  
嘗號所居曰菊庵今年六十

朝廷推恩封衢州路常山縣戶吾將奉

勅書還觀因舉酒為壽願公壽賦詩道之又謂余曰  
子宜序余聞則明為人歎易靜舒與物無競交交不  
以富貴貧賤為輕重拙於治生而振給窮乏至於歲  
入不足以為出人笑其迂而亦皆稱善人長者云夫  
**汪君隱居行道**初無意於榮名而其子以儒科列著  
定君一旦受封鄉邑朱衣象笏照映里閭彈智巧敝  
筋力奔走一忬而有不得焉者求之於外而不知求  
之之在已也君財六十而子孫衆多辰良宦業方起  
餘皆力學皆將進有祿秩計君至大耋時所積愈多



所得當益厚矣三衢山中有泉若菊潭然飲之令人  
壽辰良到家與兄弟多釀泉日集好客與若翁飲歌  
群賢之詩以樂之勿使若翁謂母父恩公為也

### 述律復舊氏序

昔契丹之氏耶律述者皆其國之貴族也契丹與金  
世仇及金滅遼遼改耶律為曳剌述律為石林曳剌  
謂前馬之卒也石林謂威獲也今雲南都元帥述律  
從道為余述其父征西公臨沒之言曰吾志未遂者  
三冀寧舊軍祖考都元帥公所親募効用者也自吾  
為寶寧萬戶是軍散入他部吾未能復之一也先世

墓在陽曲而吾以遠戍未能立家廟以奉時祀二也  
吾世述律金人氏我為石林今幸入

聖朝沐浴澤而猶未釋前代之辱三也汝其慎畢吾  
志從道自受遺言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於此乃還冀  
寧因故宅為祠堂置田以供祠事復氏之請有難之  
者從道請不已中書為數下書禮曹議凡十年始得  
復氏述律復軍之議尤有難之者則亦請之而不已  
也夫以三事觀之復氏一事為能雪數世之深耻而  
貽方未無窮之美稱是可謂能卓然於其世者矣余  
聞古者天子建德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其餘氏族或



以字或以縊或以官或以邑蓋姓者所以統繫百世  
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也故氏有時而  
變姓則無時而不同也余在江南嘗見述律氏譜牒  
述律即蕭氏系出梁武帝本漢鄼侯又考蕭氏所自  
蓋中戴公子衍之裔孫大心封於蕭後遂以為氏然  
則曰蕭曰述律曰石抹皆氏也氏雖不同其實皆子  
姓也金人徒能敗人之氏而不知其姓之未嘗改也  
夫自春秋戰國以至于累秦生民之禍極矣鄼侯佐  
漢定天下有功德於民故其子孫多能亢其宗者金  
人石抹之云猶唐武后之改蕭為象而唐蕭氏之盛  
至於曩宰相它族鮮及述律文累世富貴為名將而  
從道方以忠孝文武稱用於世是豈人之所能改者  
君子蓋於是所觀德焉

陳衆仲文集卷第六





陳眾仲集卷第七

月樓記

吉之萬安有劉國明氏隱居讀書而名其所居之樓曰月樓其第國器在京師以貴人賢士大夫多與之者國明用是亦聞於人翰林直學士豫章揭公為書月樓兩大字國器又徵余記萬安在吉上游樓臨大江西對夫容峰怪秀嶺巒北有五色雲州唐賈至舍人見有五色雲起州之南有津閣宋蘇文忠父之詩在焉月樓蓋焉清氣之會流光之可以徘徊於

其間乎君子之為宮室也其崇而廣狹之度翁宣爽隕之揆所以通氣焉通氣息以燕其身順其心者況欲有以達天吾之高明者哉是樓之為觀閣堂榭以出乎於氣雲而進之以遠者或亦為進德之具也然則為月樓以居者非欲有以達其高明者歟夫莫非高也而為樓江水之莫非明也而延月於水上之樓國明亦善為進德其矣想夫素秋無雲碧落縣鏡川光顯彩交會俯仰於是而知心之為體亦若明月之在斯樓也識闇者質闕趣下者物累破闕而祛累非刻志於學其將能乎國明以悟夫所以



至於上達之道矣余姑記名樓之意以相勉也或者  
它日艤舟西江來為國明賦之

楷學士生祠記

君子何其使人感之深而愛之至也思天下之物有  
不足以報之則唯願其生世之以以庶幾夫深感至  
愛之心焉昔者名南之人之不忘名公也於其所嘗  
舍之木不推不心翦傷之至於稍屈其枝亦弗忍也  
於木猶然則當瞻之願養其身者可知矣余讀甘棠  
之詩見名公猶生於天地之間而為後世生祠之所  
以作也今翰林直學士陳章憲公之所謂君子者  
乎公以學行文章為

天子近臣聲光著于海內亦已久矣然哉者即之不  
知其爵之貴也者疑之不知其節之長也愚不肖者遇  
之不知其人之智且賢蓋天性也厚以樂易近物不  
以貴長者賢自遠也故所至士女皆快歸焉公有使  
令之人曰鄒福善事公公以其習上也誨誘挈提使  
得挺出於配隸之衆夫官者入善四方士往來知揭  
氏有鄒福者福之言曰我富州黎塘里舍子也泰定  
二年得報事公所以至于今日未嘗輒去左右初未  
知學從公始粗識字讀書遂學為詩公休暇則質所



學不自知其鄙賤公亦不為鄙賤憐而教之至手無  
吾詩之若可采者而識其卷末於此它先生之來揭  
氏者亦皆不以我為不可與語者矣公凡恩吾身者  
不可勝紀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公我小人何以報其  
德哉欲為衣以煖之則我衣於公者欲為食以飫之  
則我食於公者欲求天世之貨寶以利悅之則力不  
能致繼致之亦不足稱其所施而亦非公之所好將  
何為而能庶幾夫吾之心乎至正五年福漫公使江  
南因至田里乃以明年六月吉日於所居之西構堂  
四楹立重門周垣為公生祠中設畫像并祠其生之  
辰以祈壽嘏生辰詩傳所謂六物之直者也福之意  
以為蚤莫跪拜祠下精誠感通庶幾祥之應有以愜  
其效報之心焉屬余文諸貞石則又欲其子孫視之  
以毋變也余為之歎曰孰無使令之人而孰不結之  
以恩一旦化為敵仇者蓋有之矣公何其使人感之  
深而愛之至也公老於館閣使得如召伯布政教於  
所能及之地則顧其生世之久者詎獨見於是哉雖  
然公為

國家老成人而以其身任斯文之寄世有賴於公者  
甚重此則吾鄙之所以敬其壽者非以私恩而願之



也福未必及此然欲壽公則吾鄙所同而是祠之作則有以見盛德所致與福之能報德者皆足為世俗勸也

餘姚州海堤記

餘姚北枕大海其地曰蘭風東山開元孝義雲柯梅川上林者皆潮汐之所集也州在宋為縣慶曆七年知縣事謝景初自雲柯而上林為明二萬八千尺慶元二年知縣事施宿自上林而蘭風為隄四萬二千餘尺中石隄四計五千七百尺除盡累土耳施令以土累者功敗當每歲動民慶曆乃請於其上之人置

隄由二千畝以得於田者時其賦而治之而寶慶中民淪於海者殆百家土隄雖謹治不足恃也

皇之陞餘姚為州州視縣得展其所為然未有能除民所甚病者蓋海墻自寶慶丙後大德以來復益衝潰今墻大舊墻之勢海中者十有六里荒穰木籠竹納土石潮輒齧去之謝家塘南為汝仇湖大將千頃余支湖連之具大強半州西北田悉受灌注海既迫湖奪為廣斥而潮勢印於北地鹹流入港遂達內江田失美溉故連歲弗獲而殫民力墮農切望歲濤亢而卒不勝蓋四十年矣至元再元之四年四月方成隄



六月復大壞紹興路樞密  
府檄委州判葉君恒治之  
君視壞隄自開元至蘭風  
見兀土為者皆缺惡愀然  
曰是之為民禍也有窮已  
乎遂與其鄉老人議為石  
隄宜則又曰攻石費鉅出  
既天農當煩文書遞歲月  
比得請州其沼矣若等能  
與我共為之乎今費雖鉅  
常歲之費則省而若與予  
孫莫居無虞也聞者咸曰  
民志則然白於府府亦與  
民所為於是有所計  
畝出粟或輸其直姓情亦  
喜於服役君屬民高年與  
正於里者掌出納以爲  
律又請於府免民它科徭  
以悉力是役宣闡亦下書  
毋以完事使憲判官輒去  
州君先使人浚河渠復廢  
古蓄湖水伐石于山以舟  
致之分數作為十有五所  
所有程督君往來蒞之其  
濶布杖為址前後參錯長  
八尺盡入土中當其前行  
陷寢木以承側石石與木  
平以大石衡縱積疊而  
厚密其表隄上側置石若  
比櫛然又以碎石溥其  
裏而加土築之隄高下視  
海地淺深深則高丈餘淺  
則餘七尺長則為尺二萬  
一千二百十又一也其中  
舊石塘之危且闕者亦皆  
治完之至正元年三月癸  
亥成是役也用民之力而  
民不知其勞賦民之粟而  
民不以為費徃徃喜而言  
曰餘能自今其有州乎吾



歲歲困於禦海自今廿以遂休乎因運石以治川澤遂  
得沃吾田浮吾舟乎州士揚暎以校官請選京師致  
其長老之言以求訓葉君郵人字常國子生釋褐  
授是官大成均時余忝師屬竄相親能深知之天下  
之事蓋未嘗不可為者不知所以為之使入得以其  
私欲而撓之是以為之而難成也敬常清謹而詳練  
清謹則守嚴詳練則慮周慮周而守嚴則得其所以  
為又無有能撓之者故於人所難為者而能成之餘  
姚自前代至今豈無用意於是味者而其迹泯矣數  
百年之以世謝施二令與敬常之功無焉而敬常所  
為視二令又尤倍也則求世之不能為如敬常者豈不  
亦甚少哉余故著其所以能者為世道也敬常到州  
當大火後能佐其長帥古廢作誰門製刻漏起舜江  
樓新捕盜司膠舍以至申亦今興教化鋤姦抑強以  
保寧善良事多可記者而世則其大云

明策堂記

古之君子其出處固有大不同者善觀人者乃或比  
而同之禹穆之與顏子邀子不相侔也孟子何以知  
其焉也則皆然哉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孟子  
知言者也觀人之法蓋得於此矣三代以降世之寡



桀孰有如諸葛孔明者乎曹操父子根盤中夏漢氏  
已漸滅不可復作公於此時用崎嶇之蜀輔昏君之  
胤張皇大義規復帝室其所為蓋三代之王佐也而  
公願退比管樂猶莫之司不陳壽又抑之以為管  
蕭之亞後世大儒著書亦復不少假之計自壽以來  
世之真知孔明者孰有如母之朴子美者乎觀其流  
落成都數謁故祠錦宇之東而撫其遺樹感慨悲歌  
詩凡數篇皆足以發千載之忠憤而直以伊呂與武  
侯相伯仲夫推賢而後知賢子美知孔明可為伊呂  
則其所以自許者可知矣當玄宗之播遷也子美亦  
走三川肅宗立又自郾奔在許遂陷賊中幾不自免  
後客秦州入同谷採橡栗自給飢寒困憊而忠義之  
氣形於歌詩讀如也惜乎平生抱負不得施諸事業  
而一發於詩世之不知子美者惟以能詩稱之詎知  
子美之與孔明有所甚同書子美以孔明比伊呂  
人固信之矣自比稷契則未見於當世無以取信  
於人故必有知言君子頌其詩知其人而後信之中  
書平章雲中趙公世之知言君子也於天水郡之鸞  
山築讀書堂榜曰明美以孔明子美皆嘗宿留於是  
遺蹟可攷也因撫二公之字以名斯堂又得二公真



象繪于明美堂中以寓夫尚友之敬蓋真有以見二  
公之所同者矣其堂也枕鷺羽之灣長松偃于盤石  
素湍激於石外於垂簾遲殆不知人世之有氛噓也  
公舊第詎茲數十椽以賓客曷日從公往來輒治具  
相歡樂又將給良田以資子弟及四方學者之饕餮  
焉公以在京師每懷故迹浩氣有歸老之思乃屬其  
門生陳旅記所以名堂之旨歸伐溪石刻之旅婁辭  
不得辭也乃言曰天以河岳深厚之氣曠世而生公  
為純臣碩儒以任天下之重實有元之穆契伊呂  
曾奚孔子美之足美哉益公雖遭際盛時而都宰  
輔而秉心直方與險人若如冰炭之不相容也嘗弭  
節于鱉蠶叢魚鳧之區席不暇暖而奔走患難固有感  
孔明子美之慮蓋而皆履艱虞於茲土事雖不同其  
心與迹皆有與已同者聊引以自近尔夫余有時而  
刻也石有時而泐也天地之間且萬古而不朽者其  
惟人之心乎古之人言不得而見之矣其心固常在  
也公得古人之心吾不知其孰為稷契孰為伊呂孰  
為孔明子美而孰為公也然則凡詩書於是堂者當  
因古人之遺迹而求其心之所以同者乎是為記

上都分學題名記



天曆二年六月國子助教陳旅山與學錄辛傳昇伴讀  
王勵王退思錄弼王劼等分學上都七月三日留守  
司具禮請開學中書省御史臺等禁近諸賢來不至又  
各助以尊俎之實禮成依語于諸事曰 車駕歲幸  
于茲百司庶府罔不奔走盡瘁而事非特有所任使  
必備輿馬畜資糧餼廬次不敢勸館人也此與官與  
其徒得給驛傳委積至則與諸生大屋以處而有司  
歸餼焉公劉大夫又持酒肉醉館之校其所為則唯  
朝夕講誦自資其所學不作防於官也何患此之殷  
而責效之涼也如是此竊嘗思其故矣

國家所以優此黨異於他職業者此得非以一言此功用  
之大其他固莫可得而比此歟然則吾鄙之此為書也重  
矣至元以來此廉臣頌輔出於吾國此學者功在此穰澤  
被生民有足徵此凡在斯堂者其母此惕母此歡母此忽母  
誕當究心聖人之言約而有之此於已與而消之於事  
業則無愧於昔之為國此生者不然徒食此孫此言無補  
於治人得以議我矣若夫此倚席不講唯此竊此禱此則亦  
不能道其善也語已此諸生咸曰此分學歲此自此記請以是  
語識諸壁可乎曰此惡乎此真不可也此是歲八月望日  
皇帝御大安閣正大位大赦天下與民休息申命有



司舉行學校糾舉之制二十日試上都貢士廿七日  
出院九月二日南還

閱稼亭記

曩予客虎林此寇公與巨相見於西湖之西和易而  
不同於世俗處達而不遠於人情有吾人之流風而  
蹈儒者之軌度者也日既夕公舂舟去不知所如往  
予亦北游京師既漸近之無從也嘗與禮部尚書康  
里公言公曰寇公我舅公乃為予詳言其為人公蚤  
歲讀書有志節居嘗以野趣風日作時輒與雅游乘  
款段馬出郭外尋塋樓藉草坐望平野遠山飲酒數

盃悠然自得居官廉介然民如通家人不為赫赫之  
政而人賢蒙其惠中歲野趣更深公出居京邑無夫  
田可以任地事也守滄州政成乃於城西置地數區  
因其高以為宅環植竹木為茅亭其中帝以閱稼厥  
田既畝田器惟良

聖天子在位口雨而兩曰賜高賜四郊無虞百穀順  
成公得便游斯亭謀治世學博且與里中耆父談治世  
田野之樂壤種植藝蓄其之宜聖之氣子進趨揖拜  
於前則勸之力辨而執之以學第忠信之道田園行  
者過之輒邀與晤語人恐數數爾公也往往恐道遠



去而心不日 舍公則間一也也予聞斯言喟然嘆曰  
世有身以事 或士之未釋其耜也其心已汲汲於利  
祿一旦身寵 家溫遂不復知有稼穡之事及不得志  
又或託退耕 以為高原其心自始至終何嘗一日在  
於此古之賢士 大夫不以農為早曉而棄去之其  
出而有為於世 也欲無一民之失職欲無一物之失  
養其退而耕於 野也則治染盛以祀其先人出貢賦  
以供乎公上使 子弟不忘衣食之所自則易於嚮義  
身與鄉社接則 可以遠化而善俗賢者之出處無往  
而不得其道焉 公之作於亭也豈直為游目騁懷之  
地而已乎尚書曰子 真知吾舅氏也乃以冠公之言  
來徵記因喜而書之 公名某以湖州路撫管秩滿家  
居云

群玉內司華直題名記

天曆元年秋

皇帝久縉丕諸戲定之 後思與天下休息而底治於  
無為也明年某月又作 臺閣於 興聖殿西于  
以稽古而怡神焉故元 豐初實訓暨諸載籍與夫  
玩好之稱率於是乎在至 願元年某月置群玉內司  
以掌之司設監司一員司 尉一員亞尉二員僉司二



負司丞二負典簿一負又設給使八人司膳四人監  
司爨之謂旅曰吾等入直得日望清光至幸也而  
上且思所以復憐之俾勿留守張金界奴作直今於閣  
之旁凡居是官者將列名於壁以昭寵榮於無窮  
焉侍書學士虞集謂宜扁曰華直爨聞於上矣  
又嘗奏尔為記詔曰可於是臣旅謹拜稽首  
而言曰聖天子以武功定大業以文德致太平天  
下無事宜優游巖廊之上而猶慮夫接於燕間者  
有以湮乎出治之源也故非聖謨嘉言不留於聰  
明非古物雅器不陳於左右玄極任天且縵環列而  
萬物順成於其下矣按周官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  
兵器凡良竹、石、玉之藏三於王之燕衣服衽席床第皆  
掌之今群王之司極天下之清華而無昔人煩猥之  
責雖若真命群王之山又何以加於此乎雖然傳有  
之曰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弟勝如將  
失之人臣之東序如孝子之爭親也詎止致謹於群  
玉所司之物而已哉

吳育亭記

大司成魯先生有別墅在鄧之順陽其山旁薄邃廓  
雙泉出焉木石皆秀潤穉畦蔬圃之溉無不足飲之



又其甘因名聖為雙泉莊公事先生成均聞而樂之思一至其所未能也至順公酉春先生之子遠朋道來京師與旅言曰吾作亭山椒以息以游名亭曰果育義取易之象華為記庶固辭先生又使記之則不敢辭也乃以而嘗聞者而言曰象之為卦上艮下坎有山下出泉之象聖人因象立教曰君子以果行育德先儒謂其必行而有漸也常觀夫泉之出於岩竇之間壅窒窘束與散石相角聞然決不可禁然其下必有谿谷坳澤濟濟之可齋淪紆餘射靜而氣舒然後迤而為長川滔而為大澤汪洋涵漫吞吐激滌於空濛頹洞之野涵浸日月播湯風雨蛟龍龜鼉水族之衆蟻珠文貝晁采之珍生為其次可以廣百穀草木之殖其流可放乎四海天下於是受其大利君子之為學能不有取諸此朋道讀書是泉之上其有得於已者必行之力養之深溥以致乎用也旅追念蚤歲強力之時不能篤志就業亦以家無置錫之地窮年奔走餬口之不暇暨海濱食可以為學則歲月往矣朋道財弱冠尾碩奕朗為先生之子有為學之資有為學之時又有為學之地而又能引是泉以自勉則它日之所就者詎可量哉



玉壺堂記

冲粹玄素貞靜真人何公作萬壽德元觀龍虎山中  
以山水之空清而神仙家所居之異於人間世也名  
其堂曰玉壺真人之言曰人生於造化者之圓而宛  
轉熏墊於敲礪淖濁之竟何尊一日招冷風而近素  
湍也彼其以夸蹄曲隈為壺宮六面固已陋矣然而  
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則亦何所砥止乎吾聞古之  
所謂至人者造化者所不能圍而未嘗離乎造化者  
之圓故其所為宮也居其中而何有乎中極其外而  
無所乎外至虛而非虛也有象而未可為象也匡郭  
之體立上下之用通含抱光景廓落冲漠日月恒往  
來吾壺之中又孰知天造化者之圍我乎我圍造化  
者乎京師有游方之士訪其父君吾巖而采夫容石  
湖之上月莫矣造玉壺堂巖焉巖有真人之石言而信也歸  
質於玄教大宗真吳公公曰其入吾口師其言  
然陟旅曰余常讀范曄漢志汝南市綠費長房泛賣  
藥翁入壺中見玉壺嚴麗猶即何真人邈然考其時  
至今已千餘歲

廣居堂記

國子生張奇有志於求仁取  
孟子蒼景春之言名其  
堂曰廣居 奎章孝士虞公  
為篆書之奇又請余述



求仁之方以為記吾常以天為至大也而八尺之表  
可得而側焉地至大也而八絃之止可得而垂焉人  
心未必大也而心之所至則有不可泐而極焉孟子  
曰仁人心也心無限量仁之為道又有限量乎古之  
君子達而坐中廟堂之上躬而隱於蓬門圭菴之間  
出而越疆國之遠處而周旋家室鄉黨之近皆未始  
離于此也有部于室我則備之有坐于堂我則掃之  
有翳于庭我則撤而取之天下之人吾常與其處茲  
宇也世之能居廣居者孰有出於方寸之域乎一舉  
足而違乎方寸之所存者則在廣居之外矣彼有破  
其大開馳逐奔放於荒虛劫攘之竟可謂廣矣然舍  
其所居則亦何所底止乎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  
屋漏又曰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善自居室以至出游  
之地無適而不致其敬然後可以謂之廣居

國子監啓維言合記

成均天下文物之府也高門靜深大屋如垂雲諸生  
食有廩居有次獨師負十數多蔽民舍以居儒官祿  
薄京師地貴所憒舍率陋隘曠曠作入館戴冠束衣授  
業終日不得休還舍昏憊意氣抑鬱弗舒故多不樂  
居是官者至順三年春南陽李木魯先生以集賢直



學士兼國子祭酒趙明年德教大學師逆道等乃諭  
于寮案曰古者教有業退有居非苟焉也豈有隙地  
在居賢坊北者大德山有司議以建學餘力築屋以  
舍師儒不乘也我儀禮之會學官請增貢國子侍讀  
生以徠英髦人聞有是請也頌為弟子自益眾凡新  
入學皆以羊贄所貳之品與羊相當先生曰噫與其  
日廢口腹孰若為吾僻燥處寒暑之虞念司業岳公  
齊躬賤丞張公老謙典薄鄭君君棟華祁君伯溫咸首其事屬掌  
助教張君常道副君棟華祁君伯溫咸首其事屬掌  
儀王儀孫師魯約所入贄警方規度而未就也五月

祭酒 石赴 上京居三月始還入益博集凡得中統  
指泉二萬餘緡筮吉日築工度費除地坊北畫為四  
區區各立屋五間中三間為居室旁兩間為商官具  
饗之所庭祭室疏爽壇宏邃宅之門以東西門之街  
以南以街北距道衢立大門於南羨壤可藝蔬東浚  
井西置屋居隸者使掌大門之會以贏資治舊宅二  
區之在坊中者其西北甚固正及於植壤壁易敗楠  
腐莖補以新瓦而堅塗之旁起屋如北坊之尚東宅  
西偏作室象舟可居琴書東 南作別室之室曰宿審  
先是宅南傑舍侵門除狹不容騎迺徙其舍於宅之



北仍作新舍二間以庇隸僕之無福者於是前闕後  
闕中樹卉木宥如蔚如也凡教處營繕所費不出公  
帑而其構覆飾無不完好當道伯溫董其役生負韓  
思道衛彝曾瑞煥住服其勞七月經始九月成祭酒  
與監學官舉酒落之賞勞者以幣諸生請旅識其顛  
末烏事君子之心視同一字內者皆不忍其有震風  
凌雨之戚而力有不及則五筭所可及者而已移已  
所享者以利人其用心何其厚且遠也嗣而葺之則  
有望於後君子

東齋記

東齋者廬陵賀良叔氏曰所居以自號也賀氏世居  
郡之禾川唐末有曰秦者刺洪州死國事廟食象牙  
潭上其遠祖也自是衣冠蠟燭訖宗世多顯人良叔  
質方嚴好讀書尤邃史學蓄書萬餘卷延名師教子  
子皆雅馴有文良叔又善治生有田入稻歲萬石歲  
惡則出以振飢者散粟例子年則括無所請中歲家  
青原與寓公名人數相過為驩它無所嬰於心兄弟  
二人皆老矣猶同財不忍分晚歸舊隱治花竹孺小  
桃源年七十終其子弘泰思其親不能休也更於東  
偏作堂扁曰東齋焉敬脩云旅聞之古之祀其親者



必於其所居之東祖生氣也。脾胃既降，魂氣之來，歸  
廢其安於此乎？雖然，孝子之心不能頃刻遠其親，又  
不可瀆其親於此也。則奈何哉？旅又聞之，君子之祀  
其親有所時也，不可瀆也。至於思其親，則吾平  
日之所居所游皆所也，皆時也。孝子固未嘗頃刻遠  
其親也。弘泰作東齋以居，仍揭其父之號，仰而觀，俯  
而思。如將見，聞其容聲，可謂著存不忘乎心者矣。良  
叔所嘗相過者，來觀於是齋，殆亦曰：吾見良叔猶有  
生氣也。況其子若孫乎。

江南湘西道南陵縣同幕官題名記

定都集卷七

十八

經歷劉君信卿知事徐君廷壽、賤磨李君從義相與  
言於陳旅曰：題名有記尚矣。今憲幕之記缺焉，幸為  
文旅辭，弗獲乃言曰：憲司之立，所以肅風紀、崇政治  
也。茲必用名人以為是官，又必慎簡廉儉以承贊之  
其職亦重矣夫。羣有司之事，一司一司之吏，讀  
於一司一司之吏，讀  
捲于幕僚權衡事宜，允迪規矩，使善無僭，賞惡靡濫。  
罰則公道昭而衆物理矣。中正  
守法而不刻，婉畫而非阿，則於  
不患名之不著於世也。列名下  
茲者宜著令名於無  
窮焉。



旌德縣便民以蹟記

旌德大夫劉君粹衷以和曰來言曰旌德寧國屬邑也  
居萬山中其山高者皆以四行雲却飛鳥其人不得以  
舟車適四方耕墾崖谷田用力恒倍它土又歲輸租  
米郡倉萬四千二百九一必有奇行數百里壯者荷擔  
老弱齋糗不下二萬餘人陟危降深前踵後顛嚴  
冬雨雪交作路益惡山多之寒往往有死於是者至  
而稽期則刑加其人凡邑之督租者與有責焉至順  
幸未冬典史曹弼昌來知斯人之病乎此也乃延見  
父老曰吾職治文書能為若輩所苦于上若第言之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二十九

於是程公亮張子昭程子雲等聯名具詞額罷輸米  
筭米直入鈔民良便邑令王君舜鄉移文如父老言  
弼昌謹書牘悉便狀屬其外弟吳子貞持牘達于府  
于行者于都省經營姓來比得請還報再閱歲矣凡  
省糧廩廢之費皆弼昌出也元統甲戌冬民始得入  
米直鈔易重以輕承勳以休脫焉若沉痾之去身也  
咸乞紀其故于石因憶昔者予嘗與我論為政曰民  
力殫矣息其力所以養其生也弼昌庶幾乎予之言  
予蓋記諸余受書嘆曰誠有是言也疲氓自養不賂  
奈何盡其力而用之古者甸服度地遠近制為總銓



粘粟米之賦九州方物之貢以水致于京師皆重民  
力也

國家造都于燕歲轉輿南來以實之惟水力行焉和  
寧天下重地而難於委輸則縣重利使費人自致粟  
國家亦何嘗不重民力哉旌德之民不幸生窮山之  
陬勢不能自籲於上有能達其所苦則從其請而蠲  
除之無它息其力所以養其生也於乎仁哉弼昌承  
賞命吏者尔毅然有為而民蒙其惠位高於弼昌者  
宜無不可為者矣可為而不為曾不愧弼昌平粹衷  
代王君去縣到平不帝其自其出君子粹

哀名性廬陵人弼昌字季文永嘉人

瓊林臺記

昔余聞薛君玄鄉有志操能文章常游渤海間候羨  
明安期生之後

天子聞其賢俾侍祠竹宮日與名卿士大夫周旋為  
哥詩以頌熙事既而采燕江南諸名山人莫得其所  
在余在京師時或言燕席山中有曰上清外吏者其  
人也元統元年玄鄉忽遣弟子持書來曰求我於瓊  
林臺明年余南還過之於曲山下又明年玄鄉過錢  
唐與余登吳山望野水日邑屋鱗之然曰吾臺所臨



亦若是矣泰定元年六月十五日偶與客扞幽至龍  
虎西山顛見有若檀然者按地數百丈佳木皆入雲  
翳白日根貫崖石石液上行枝葉華澤如玕琪文玉  
之植焉二年三月之吉始克治茲土去惡草樹因其  
基以石輩之設大磬石薦琴瑟基研食飲之物旁布  
方石以坐遊者於是群山環立乎莽蒼之野若徵君  
琵琶臺湖雲林鷓鴣大主觀姑雲錦仙巖之類皆獻  
態効伎無所蔽遁霏翠翕至林彩動盪其前大溪橫  
流吞吐原隰煙帆水鳥出入有無左俯丹樓碧宮晚  
暎於方壺華蓋者正乙之玄都也其外闕墮四周萬  
室叢錯若蟻垤吾嘗與隱君子數人旦東向坐食霞  
氣木露盡墜衣巾俄長風起溪上有兩黃鶴乘之以  
飛過臺前回翔久之乃去客有詠神岳之章曰寥籠  
靈谷厖瓊林蔚蕭森因以名吾臺云陳旅曰余聞三  
山七變而仙家有化宮焉仙人以玄鄉之好遠游也  
故化山為臺克益殊觀繼其心而休之不然環上清  
地其人按占盡矣容有階勝在目曉問哉後之拂石  
苔讀吾文知茲臺之攸始而處人世埃霧之中者亦  
知有超然逍遙於空高之上者乎

泉州路儒學修學記



溫陵校官陳應麟馳書于旅曰應麟郡諸生也猥承  
寵光得歸與邦人諸友誹學于泮水之上惟綿薄不  
足荷茲 寵也則蚤夜思所以盡吾心焉乃晨謁  
宣聖廟頽屋室凋敗神物故閣下視廊門暨師弟子  
舍皆缺惡隊漏弗妥弗嚴蓋因循不葺二十年矣謂  
吾郡諸生也又可玩愒歲月視此為傳舍如嚮之為  
是官者乎即以修興事白郡侯怯來侯矍然曰事孰  
有尚於此當與子亟圖之毋使我有既去之悔乃召  
木土石金設色之工求象敝以籌費既又曰士廩薄  
不可以大給也民力瘁不可以重勞也則出私帑倡

卷之二 十一

在郡之薦於義者於是某等咸欲助官于學者業于  
學者亦合錢以相役元統三年五月庚寅肇功自禮  
殿至殿門悉易其壞而丹牖之作靈星門飾先聖先  
師漢祀賢人像明倫堂學正錄廳左右齋四十間悉  
改覆築空地為堂塗闢齋祀為廣廡凡得祀者之祠  
又靡不繕其年七月告成是何其既完且美之易也  
蓋侯能以是為已責而助之者亦以為已所當為也  
皆可書敢用請于執事旅聞之學以治乎心也心有  
不治則其見於事者荒矣心之為物至微也而周流  
於日用之間至著也失於耳目之所不及君子猶得



以議其心學之未善常接於耳目又其事之不可已者坐視而弗治則其存於中者陋亦甚矣尚得謂之嘗有學也乎哉敬者治心之道也不能有為者有苟焉之心也心主敬則體信事由敬則達順方寸之矩天下之物則盡焉是役之成吾知郡侯校官皆非能以苟焉之心成之以苟焉之心倡則人亦將以是心應之矣惡乎而能成魯頌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將于茲者蓋亦因修泮宮者之心而克之也旅生是邦得聞緒言於鄉先生自治弗勇徒佩言以移日而去家益故老之存者蓋寡矣將其言之不可以易聞也因書以誌同志

茵閣石記

錢唐邑屋叢湊數十里至為重樓以居委巷若闕市人氣湍鬱為海霧城西山水清曠而歌笙粉黛下上無空日夫杭東南奧區芬華之所族而亦幽靜者之所去也城址有邨曰馬塍居民多業藝花土沃俗質聚近而遠至元後丙子歲句曲外史來棲焉外史杭人入華陽洞學道廿餘年世慮消盡獨歲一還里展墓擊春木蹠蹠不能去乃二月雨作艤舟西塍宿故人朱明宇所居院院有止堂餘壤雜載草樹溪流



折入魚鳥來觀人雨未止外史欣然為留日約結屋  
共處於是審面勢治地戒工為閣四楹南嚮以二廡  
翼三月甲戌成益購佳卉植其下南有長松數十章  
落落如高人湖上之山騰伏閣外蓋得冲覽之會焉  
外史舊有菌閣在金茵山吳興趙文敏公篆榜極高  
古茲復以真蹟署新閣意扁舟往來所至在茵山也  
時外史方著幽文玄史二書將於此成之暑退乃去  
去則明宇處守而歲以為常茅領雲氣深厚大虎時  
出林衝人杭人思見外史而莫能往也幸春時來歸  
得一候言笑於其閣矣余聞黃寧之宮靈草生焉金  
支離羅霞絢露腹當宮之虛至人彼居舉華茹芳孺  
色燁如外史蓋嘗往將其宮視人世猶棄帟也余方  
攻車從外史索塗求至人於荔漠之墟外史告余曰  
子游方之內者奚而言之迂也吾有菌閣並乃邑郭  
請與子逍遙於其上又安知黃寧之宮不在於茲乎  
因徵記刻于溪石外史張氏名天雨字伯雨風趣孤  
夔善古文歌詩雖託迹老氏而著書必本於仁義蓋  
海昌無垢翁後昆也明宇名希晦龍虎山高士止堂  
易氏之玄齋云





集  
元刻陳  
衆仲文  
集殘  
七卷



帶五九號

士礼居  
重此衣

四册

甲





錢少詹所贈



己巳春校海寧  
呈書林誠之初  
印本の書





子大老

印

孫雲鴻 承假

陳集校過身兩在亦不全在  
兄古書之難日如印物以請









